

苦夏

□冯骥才



夏天的难耐与难熬。惟在此后艰难的人生里，才会体会到苦夏的滋味。快乐把时光缩短，苦难把岁月拉长，一如这长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。但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。相反，我却从中领悟到“苦”字的分量。苦，原是生活中的蜜。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。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所有。你用尽平生的力气，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。你该怎么想？

于我懂得了这苦夏——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，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地忍受的苦斗的本身。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，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。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。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，也许为此，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。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？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，反而写作为力加倍地旺盛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，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。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，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。

在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中，我常常只听“夏”的一章。它使我激动，胜过春之勃发、秋之灿烂、冬之静穆。友人说夏的一章，极尽华丽之美。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，却是夏的苦闷与艰辛，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。友人说，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。我点点头，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。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；不只是它给你，更是你给它。

今年夏日，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，从而激情迸发，心境昂然。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，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。

今年我还发现，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，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——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。

因为，夏天的最后一刻，总是它酷热的极致。我明白了，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，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。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发挥。但谁能像它这样，用一种自焚的形式，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？

于是，我充满了夏之崇拜！我要一连跨过眼前的辽阔的秋、悠长的冬和遥远的春，再一次邂逅你，我精神的无上境界——苦夏！

反，我却从中领悟到“苦”字的分量。苦，原是生活中的蜜。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。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所有。你用尽平生的力气，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。你该怎么想？

于我懂得了这苦夏——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，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地忍受的苦斗的本身。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，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。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。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，也许为此，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。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？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，反而写作为力加倍地旺盛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，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。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，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。

在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中，我常常只听“夏”的一章。它使我激动，胜过春之勃发、秋之灿烂、冬之静穆。友人说夏的一章，极尽华丽之美。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，却是夏的苦闷与艰辛，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。友人说，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。我点点头，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。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；不只是它给你，更是你给它。

今年夏日，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，从而激情迸发，心境昂然。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，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。

今年我还发现，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，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——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。

因为，夏天的最后一刻，总是它酷热的极致。我明白了，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，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。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发挥。但谁能像它这样，用一种自焚的形式，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？

于是，我充满了夏之崇拜！我要一连跨过眼前的辽阔的秋、悠长的冬和遥远的春，再一次邂逅你，我精神的无上境界——苦夏！

反，我却从中领悟到“苦”字的分量。苦，原是生活中的蜜。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。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所有。你用尽平生的力气，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。你该怎么想？

于我懂得了这苦夏——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，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地忍受的苦斗的本身。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，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。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。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，也许为此，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。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？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，反而写作为力加倍地旺盛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，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。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，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。

在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中，我常常只听“夏”的一章。它使我激动，胜过春之勃发、秋之灿烂、冬之静穆。友人说夏的一章，极尽华丽之美。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，却是夏的苦闷与艰辛，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。友人说，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。我点点头，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。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；不只是它给你，更是你给它。

今年夏日，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，从而激情迸发，心境昂然。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，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。

今年我还发现，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，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——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。

因为，夏天的最后一刻，总是它酷热的极致。我明白了，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，才显示出夏的无边的威力。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发挥。但谁能像它这样，用一种自焚的形式，创造出这火一样辉煌的顶点？

大家V微语

地气

□张晓风

●对汉民族而言，地气是真的存在的。《续汉书》上这样记载：“候气之法，于密室中以木为案，置十二律笛，各如其方，实以葭灰，覆以缦，气至则一律飞灰。”

●我始终没有去做过那样的实验，对这种事情，我完全不疑古，我宁可承认土地有生命，它会呼吸，会吐纳，会在松松白白的雪毯下冬眠，而且会醒来，会长啸。并且相传说用它胸臆的一股气托住一只鸡蛋，使之不倾跌，会顽皮地飞腾而起，像一个吹蛋糕上蜡烛的孩子，他鼓满一口气，吹散葭灰——季节就在满室掌声中开始了！

●做实验吗？当然不必，土地一定是有生命的，它负责把稻子往上托，把麦子往上送，它在玉蜀黍田里释放出千条绿龙，它蒸腾得桃树李树非花不可，催得瓜果非熟不可——世界上怎么可能没有地气！

●想出“地气”那两字的人，一定是一个诗人。

笋干焖黄豆，既可作菜，也可当作零食。当作菜，伴酒，或是佐粥佐饭，都极好。当作零食，那是要有一种悠然的清闲才好。

当作零食时，我喜欢一个人慢慢地品尝。一方矮桌，置于庭院之中，或是阳台之上，近旁有花开，牡丹、芍药、茶花、兰花，不避雅俗。也不必定要花开，一盆新绿置于近旁，也可。不远处，阳光透新绿，树影婆娑，且时有鸟鸣声传来。桌上一杯绿茶，一小碟笋干焖黄豆，一个青瓷小胆瓶里斜插一两枝新绿，或是三两春花，靠在矮椅上，翻几页闲书，想一点心事，间或撷一两粒黄豆、一两块笋干，或是将笋干和黄豆，一起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着，便觉得饶有滋味，且有趣味。

以笋干焖黄豆佐酒，对饮之人不宜多，一二次知已足矣。有一年清明时节，我去徽州问茶，傍晚时分，和朋友就坐在他家院子里的小方桌旁喝酒。朋友海量，斟了满满一杯酒，酒里泛着彼时的一杯春色。而我不善饮，杯子里只有薄薄的一层酒，倒映在杯子里的，也是淡薄的一点点，近于透明的新绿。那天的酒菜很丰盛，而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是一碟笋干焖黄豆了，

笋干焖黄豆

□佚名

酥软味厚，极耐咀嚼。

朋友家的那碟笋干焖黄豆，和我以前见过的不太一样，黄豆是温水泡发的老黄豆，耐嚼。而笋却是新采的细竹笋，没有切碎，仍是完整的一根细竹笋。除此之外，还加了一些切成粒状的火腿丁，多了一些火腿的咸香。原来脆嫩的新笋，焖过后，愈加的绵软入味。酒过三巡后，朋友用筷子拨了一下碟子里的黄豆，醉眼蒙眬地对我说，我们就是一粒粒的黄豆，幸好有这些细细的竹笋牵绊着我们。然后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我看了他一会儿，从碟子里捞起一粒黄豆，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，香味也慢慢地在口腔里漫开来。

在诸多的烹饪方法之中，焖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，也是较入味的方法。在大火煮开之后，改用小火慢慢地焖着，和煨与炖有殊途同归之妙。入味的食物，宜于慢品细尝，也适于回味。笋干和黄豆，本是不易酥软，也难以入味的，但在经过干制、浸泡、腌和焖之后，便有了相互成就的和融，这是极为难得的。我对食物的偏好不算挑剔，但能令我念念不忘的却也不多，笋干焖黄豆算是其中的一种。

笋干焖黄豆，不属于时令菜，有合适的食材，随时都可以做。而我却喜欢在清明到谷雨这段时间里，也是每年新笋上市的时候做这道菜。去年的笋干，或是放了几年的老笋干，拿出来，放在温水里浸泡，水里会慢慢浸出褐褐的颜色来，越来越深。老笋干是有笋香的，那是经过岁月沉淀的暗香，新笋就没有这样的香味。新笋也要用清水浸泡一会儿才好，才能去除那一点新鲜的涩味。在有些方面，笋子也像是人，要去除那一点的青涩，才恰好，这是需要时间的。

笋干难煮，泡好了，腌得恰到好处，焖的时间够了，才能入味，才有嚼头。黄豆，也是如此。它们真是一对禀性相近的好搭档。笋干和黄豆，真像是一对曾经相忘于江湖的老朋友，遇上了，便是难得的互相成全。

看到市场上售卖着新笋，总会想起笋干焖黄豆来，想起那个在黄昏时，陪我以之佐酒的朋友，想起某一个春日午后，独自坐在阳台上的悠闲时光，总是那样的滋味绵长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张红宇
 一版编辑：赫巍利
 一版美编：冯漫图
 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6 935970 1566666

我的父亲母亲

父亲拾稻穗

□赵染斤

每当伏天来临，我就莫名想起当年收割早稻期间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一些事，越发觉得父亲对我们小时候的“节俭教育”很特别。

三十年前的七八月份，正是老家“双抢”（抢收早稻，抢插晚稻）的黄金季节。脱下的稻谷装进蛇皮袋被我们搬回家，剩下的稻草、稻茬和脱粒机等便默默地站在烈日下，无奈地接受着火一般阳光的炙烤。

临近中午，如钢水一般的阳光在密集蝉声的催促下，越发疯狂地把对大地及万物的“热爱”，洒在稻草及稻茬上，连它们发出“吱吱”的哀求也不顾。而此时，父亲往往正独自一人坐在稻田里收拾“残局”。

他头戴一顶草帽，肩搭一条毛巾，挎着畚箕，睁大双眼，像雷达一样搜寻着稻草、稻茬。发现稻茬旁有一支稻穗，他便弯下腰拾起来；翻阅上过脱粒机的成堆稻草，哪怕看到一根稻草尖还留有几粒稻谷，他也急忙用左手将它们搓下来放进畚箕。父亲每一次弯腰拾稻穗，站起搓稻谷的动作，都像在给稻田、稻谷行着一种非常古老而虔诚的谢礼。每次“清扫”脱粒机和蛇皮袋旁不小心“蹦”出去的稻谷时，他就

像发现了金矿似的，小心翼翼地蹲下身子把畚箕口对准那几十粒甚至几粒稻谷，用临时做的稻草小扫帚轻轻往里扫，用嘴吹去上面的细土和灰尘，最后才让它们与稻穗合并……

父亲总在大家午饭前对收割的稻田进行一次“搬家式”检查，这个“规矩”没人能改变。放弃午休、冒着中暑危险拾稻穗的行为的确有点得不偿失。但父亲却认为，粮食是不能糟蹋的。多少次，母亲命我去稻田喊父亲回家吃中饭，我看到的都是：田野里忙“双抢”的老乡这时几乎都躲阴凉处或回家休息了，只有父亲顶着酷热在那里拾稻谷。烈日当空，整个山村都笼罩在“吱吱”的蝉鸣声中，那刺耳的声音节奏强劲，铿锵有力。当父亲直起腰，用草帽扇几下凉风，扯下肩上的毛巾擦擦汗，抬头看看天上的云朵，脸上露出微笑——这意味着他已将这一片收割后的稻田全部巡视了一遍，散落的“金子”都被他找回来了。

父亲一生节俭，即使到现在，家里生活条件已大为改观，年过八旬的父亲依然过着粗茶淡饭的日子。而有父亲做榜样，勤俭节约也成为我们这些后辈一生的行为准则。

反，我却从中领悟到“苦”字的分量。苦，原是生活中的蜜。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的下边。然而一半的苦字下边又是一无所所有。你用尽平生的力气，最终所获与初始时的愿望竟然去之千里。你该怎么想？

于我懂得了这苦夏——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，而是我们顶着毒日头默默地忍受的苦斗的本身。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，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。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。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，也许为此，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。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？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，反而写作为力加倍地旺盛。我想，这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的苦夏，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。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，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玻璃上的美妙无比的感觉。

在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中，我常常只听“夏”的一章。它使我激动，胜过春之勃发、秋之灿烂、冬之静穆。友人说夏的一章，极尽华丽之美。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，却是夏的苦闷与艰辛，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。友人说，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。我点点头，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。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；不只是它给你，更是你给它。

今年夏日，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，从而激情迸发，心境昂然。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，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。

今年我还发现，这伏夏不是被秋风吹去的，更不是给我们的扇子轰走的——夏天是被它自己融化掉的。